

漢書門類
九五六號
函一
架三四册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五六號
函一
架三四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 (9)
函號 300 7



淺草文庫

管子卷第十五

臨菑房玄齡註釋

唐

蘆泉劉績增註

明西湖

朱元會環生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

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春通戰危事也

臨懼好謀不然哉戎昭果毅處女脫兔懼其于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不揚口懼水水克火則澹滅過而舉阻憂虞將神不夷日懼險險多謀則迷中 小事不從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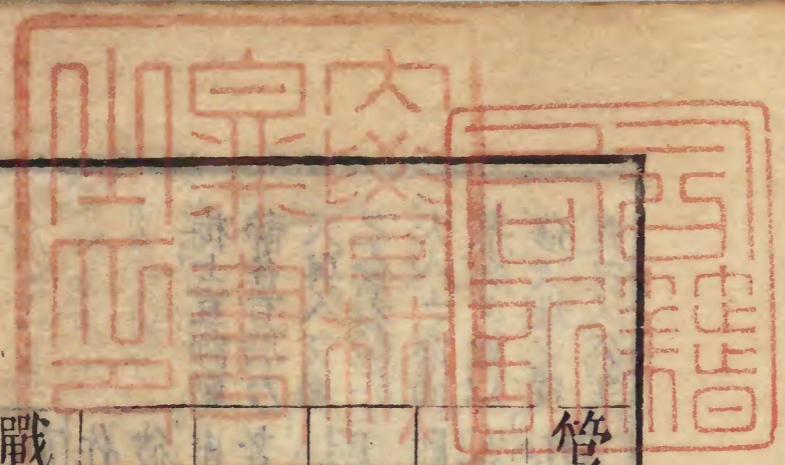
不吉

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 方戰之時懼有

黃震評澹滅迷中因懼而

管子

卷十五



沮喪耳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言在迷惑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必其將
凶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
衆。凡此二事。皆動靜者比於死。比近也。用師之道。我
勝矣。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
於死也。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必無功。故近於醜。春通
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彼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
申以敵我如此。動訕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
者。近於見距也。動訕者比於避。服者。近於見避。夫靜
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主人其失度者。
天之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又人爲主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
則爲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
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主人其失度者。
天之之際而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是又人爲主

而以天合之。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
也。聖人不委命於氣。救大弊以參作造。化謂變。雞原
爲主。楊慎評以逸待勞。不得已而應。靜與作俱可爲主。俱
可爲客。唯貴度之得。故居則利。動則有功。貴知靜作之修從

待彼作而從。斯如山而如風。故守則利。戰則功。所以陰符合于兵銓。陰節勝于爲主。故曰無爲者。帝其斯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天變而天因人。天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曾彥評系載
排列毫端

柯潛評動九
天潛九淵是
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正靜不爭

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能行正靜

與地同極也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

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

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所謂逆取順守者也則人何能

代之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

故以母止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而勿為

身退也故窮寇事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不謂

勿追躡武必敗

也守常修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

時待天命令然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

也贏縮縮因而為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歿歿

生生因天地之形歿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

人成之因天地之刑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

大小無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應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

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道德無

於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

朱養純評不
得已而後應
此為家上着

沈鼎新評兵
強而曰柔弱
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潰作。其所處者。因而成。瑕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下。其柔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潰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而立於不能。則人莫與爭。功守弱節而堅處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乘時養入。持四時之其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又安以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哲人。不能盡矣。春通周陰節。明善明者。周不能被也。陽節也。周周廩也。是陰藏之義。

李泌評條四
門條八卦運
局妙于陣圖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無能為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入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况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獸。獸走而有伏網罟。獸所以憎厭其大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伏網罟。走者恐前有伏

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春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網罟。方其伏。陰為大周。偃一側。不然不得。伏也。聖人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伐。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

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義。大武三曾。則武道

朱長春評三
會言其極也
文主常武主
衰常極而變
不極
揚慎評會即
層二會等而
上之也

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逆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書也。吾以為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贏縮成生。一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朱長春評治
意貴潛用兵
之要法天地
矣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生于地。坤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道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哉。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嬰人。心。櫻之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耶。抑管子布行而蠡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感楚。越之滅吳。都有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朱長春評正
一篇爾雅似
春秋前文然
語古而休板

在正評刑法
道德究竟必
本于身

管子 卷十五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曰

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所以

刑勝者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則人作法之如

政也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宵晝陰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日法法之用守常不變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以為德也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物待德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養而成

梅士享評詔

民以徑之不
可從幸之不
能免而身自
先之以理自
制之以刑是
以身而化或
天下者故
刑正而名當

故人命行令所以終人之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毋徑欲使之明識正道

不從邪徑也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用法正人之志

幸也分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

其生必修其理故以明察之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

也不用心以斷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任而不交爭也罪人當名曰刑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曰政令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

曰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立

程敏政評又重釋一翻隨用醒法

蘇軾評五岳四瀆以高深為威儀

劉總評此八字可為臣箴

張榜評風檣陣馬

常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行常立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能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廢

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

臨政官人也。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正者正之紀能服

日新此謂行理謂行之理也守慎正名偽詐自止能

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 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朱長春評單言守戰至死

之九變不言人之情變也

散敘小言如不成章

沈鼎新評九變用效簡不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待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之致死四變春通樂士惠君無所他往故得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不然則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而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閻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成，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人者必兼修九者，以三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朱長春評曰：荒詞濫戰，國末之文。

姚樞評列失：君聖君，儘縱橫。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

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

者，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

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偽，百官無

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

其主矣。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

何俊良評陶
治亦有未盡
美者必如堯
後可

揚慎評當故
不改曰法典
常而更不常
非空民之法

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擅。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
鑪也。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
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
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
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
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法不一則亂故不祥。民
不道法則不祥。從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主也。

也此句當仍
云不祥或脫
簡耳觀前云
置法而不變
法云法古之
法知不貴在
私智勞意動
力矣其云不
可恒亦反言
之也故下文
云明王之所
恒

葉水心評囊
法始無不祥

觀立改法以主於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
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做則當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聖君所
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
舉之人則無請謁之保舉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雜
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無偉服無奇行。偉服奇行皆
過越法者。今止息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
人皆歛藏過行以順
於法上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事其主。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此二者則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

所以侵法亂王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惟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惟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聖

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沈鼎新評法守則亂侵離惑自不能動但愚君不能

柯潛評權私最害法

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

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

陵於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

君也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剪公財以祿

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

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卿相不

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

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

管子卷十五

問元會評只
二法耳君臣
民亦不能易

沈鼎新評主
之危生于無
斷則眾攬與
獨操同病

管子

卷十五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

臣則守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人則法君之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

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

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

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

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

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

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

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曾彥評六柄
奪是以四位
失

失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

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

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

主之所處也藉入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入以其所

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

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

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

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

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

事解見 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

下文 奇邪則敗必旋及故 音羈 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

心而從 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

善也 失字當作以謂聖君 如天地之堅置儀法以改也續按

以度量置儀法也 如天地之堅尊勝 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 如日月之明無私 如四時之信寒暑

天星有虧敗也 如日月之明燿臨 如四時之信之氣

來必 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 而失君

以時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

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

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 是以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希非 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 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

怨毒日生也 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行

顧望其臣 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 此所謂貴而

而為之也 威之也言貴臣能 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

也 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 賤

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 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 近者以偏近親

揚慎評五者
蓋奪柄失位
之道矣

劉總評不能
苞四事自不
能禁五者安
得不侵怨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特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

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

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

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

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懼恐

績按匈。胸臆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張嶠評虛匈聽上非守法不能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

凡私則不

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

罰。遵令而行致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成。失

朱泰和評詞理俱妍悅至私說益公法損言之骨鍊

姚樞評趙州
眼放光普照

有功法所不
救故罪成。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
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
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效矣
舉也賞不從令是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
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
私心舉錯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享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
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自
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虧蔽與失位
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為
位小民眾物以為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
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
自法斷難以
法入列形掃
弊更甚于焚
坑

朱長春評嗚呼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
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
守揆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
法人乎當其佚之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
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叛教以禍天
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誦而
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
而竟莫為葺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
民以驕一人而為君生民不為民作君也法士當
七國之末波七王之康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主
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
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
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甲哉
祇恃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
為鑑猶且後世之典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
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道而不
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
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朱長春評文與任法相似中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又忠臣死于非罪邪臣赴于非功美言河市他日出雷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事立故國亂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又知刑罰必行無妄求免罪也續按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所關故君臣共道則亂。故曰共道專授則失。若君有所誤衆心而專之亦爲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無所稟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故曰塞也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

程敏政評法立則四亡自銷

楊忱評不兩不一惟法之以

雖欲上通中道爲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也不爲惠於法之內也。不爲法以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爲兩置政不二門。臣出政是爲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舉而置之無不行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非法度不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以權衡稱之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用矣。交合則自進。官何須求用。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比周以相

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也。忌主成交以進其譽。故

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成。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

主多矣。是以忠臣成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成。而邪臣

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

沈鼎新評私
家營逐故官
失能而邦國
殄瘁

君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

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

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

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責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則與無人。

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釋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

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

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李泌評明別
者法之為也

之而不。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能退也。各明白而分別也。明別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濫故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為其事。而守

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夫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譽者進有黨者庸。則臣民徑實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自舉。況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況以黨進。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

梅士享評言為君者必提衡於道與法之間毋櫻民

以所惡強民以所不欲民既心服體從然後禮義之教可與故曰正世調天下言必民情調然後法立而國正也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

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

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不能無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傲也。謂疲以供上稅也。

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

政寬百姓。薄賦歛。後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

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沈維垣評人君視人皆勝予而立法則要勝人

柯潛評頓跌轉折處處生動

而變也。廉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也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王俱日明君故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日非一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甚永心評陳法須從民欲畏上着精神

黃震評與民調利害故法

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人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切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

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莫不務於理也所務一也夫民貪行

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

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也姦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三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

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何俊良評語
語民情肯歎

朱養純評又
回顧貴勝法
絕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

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

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

不察也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
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
微，喬元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
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
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梅士享評富
國必本于農
事未作文巧
禁則民自趨
農此過流以
歸其源也民
歸農當軫念
其苦毋橫征
以困之民粟
多毋坐听其
流當有術以
均之此先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
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
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
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
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所以安四民
而成王業之
本也

朱長春評禁
未止奇不與
侈靡者眉乎
一國何以行
之故管子雜
家藝薈之書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
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
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謂必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
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
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
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
日之利
可供五日。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
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也

張榜評備論
四倍而列三
于前帶一千
後布置之法
甚奇

沈則新評有
此四主民如
何養則國貧
之病更倍于
未巧

凡農者用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

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故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

也。下開市府。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

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

故日。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劉魏評此又
二法

朱長春評霸
不務德而勤
于兵故粟生
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
關三歸軍得
不重農

朱養純評摠
歸本農事上
面或恤或均
皆富以儲強
之術

管子 卷第十五

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曾彥評不利
農則粟自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言暫是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入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因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子本術也至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

管子 卷第十五 三十一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以主。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反之而以生之。亂之而以治
之。國可
冀乎。

日本 美濃 武欽 繇聖 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楊慎評寫精
氣入微莊生
繪風風斯下
矣
朱長春評內
業玄所謂內
丹釋所謂內
典也專王譚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
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
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洶也。卒乎如在於已。

道
梅士亨評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人有氣則存故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

如在於已也

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

有為不如無為調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

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春通

定慧得果

春演呆乎如登杏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

如在已四言

無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會無以及也

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矣且暮解在能者

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

其是

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

生自成

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

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

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

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脚

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

利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

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

渺乎如窮無極

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

用其德

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

春演心為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

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

不得如窮無極狀神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

之妙亦稽神之法耶

李泌評神固無方

孔頴達評不復不舍精緻扶玄

沈鼎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夕區別

張嶠評心靜理氣得養氣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力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之君子。淫淫乎與我俱生。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服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日卒在。心日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之訣

朱養純評曰。縫縫開落落。乘可微會此音。

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在。是故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在。是故遠也。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修心。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來。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蕪載評起評
便與

管子

卷十六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知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

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乎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能有生生乃

郭正城評不
變不移據定
之宗

程敏政評止
而生生而止
心融于道人
一天矣

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春演

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於神生心於心生孰知生之乎

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而有思有知

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天入天無人無入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安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

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若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

葉水心評無
為有君故不
易而神智生

朱養和評墻
壁瓦礫無非
法身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
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萬物中義守不忒

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貪物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

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楊慎評除乃
滌除義即所
謂虛其胸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

岳正評以心
治官方能解
道

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於心安。我心治官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

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

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達亂。亂乃

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

而榮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

不有竭。涸。故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乃

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中無惑意外無

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

朱長春評使然後治不同有為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強蓋生曰祥沈昂新評精藏氣生故體固而邪感銷此中消息最微

姚樞評形充于道深

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春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

秋水。非其謂之。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

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

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藏其中。

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

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乃能戴

大。而履大方。也。鑑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敬

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

道。是謂內德。發行於道。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謂

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朱長春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真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微未妙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有之無非無之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

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

內必形和於形容。心和者容辟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

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

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心氣之形明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

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

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

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

乃能比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非本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

沈維垣評氣能結聚則變化不窮

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

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

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能搏乎能一乎。搏

則自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道順。故能止

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

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

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人無耶。即

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

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

飽勿致節。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

曾彥評精氣之通天地一神體何況于鬼神

何俊良評馭忘樂忘絃希然穆然

神為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巳。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通之。萬物備存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而成人也。春通鬼神。思索生知。春通何思何慮，多知為

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

也。憂鬱生疾。憂，患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為

圖生將矣。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

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

沈鼎新聲和法莫若五欲二凶

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為人。言合天地精和

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為也。察

知。養其所不，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

可以益算。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此

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

岳正評詩樂
禮敬非揖非
借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
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
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
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
凡人之生也

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

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

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

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攝得中也則和

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

度乃為之圖圖之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柯慈許廣慮
慮長正以養
其神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令老則益困而邀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

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

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

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沈則新評太
和委和少此
一脈便不生
故言憂怒悲

而歡笑之

管子

卷十六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春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

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在心。一來一逃。靜則來。躁則逃。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旬。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旬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節

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敝不新成。故旬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楊慎評內業
數章參同道
德無以過之

趙用賢評禪
篇已下多非
管子書語意
大不類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處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管子 卷十六

岳正評封禪
諸山敘列周
悉

葉永心評會
之二六是籟
業

管子 卷十六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顯項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沈則新評無
祥瑞而欲封
禪則後心皮
變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雁部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鱧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鷦鷯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享許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
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
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
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
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
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之謂也可為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稷篇二

朱長春評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作者入古漫者不足攬

朱養純評仁廣義大所以富國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
 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勸力於地利
 其所動作必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
 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仁繼絕而赦
 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
 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誠評戰勝攻取無功得人套時

何俊良評重賞有勇天何况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
 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
 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
 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
 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借
 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
 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
 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日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為國者必入守

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

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

揚慎評以不識日小則識日進以戒智也

柯潛評觀三聞益知民不可無死信

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

然後為君視聽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聞也苟不於不信則守

聞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日固二日尊三日質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

而哀墳墓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曾彥評四者
真子民之道

姚檀評深鏡
民情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力從則慎此四
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患在不能行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不在寡少也何為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
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
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
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止

程敏政評傳
露華百英粉

梅士章評政
隨時易是謂
救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嚴
行此四言也得信又極忠也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
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
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
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
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
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
時先怨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皆從故道
皆從故道

黃震評轉移
變換良牧也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梅士亭評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侍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管無特以桓公九吞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暮下進諫。猶恐意薄。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敢召賓。賓無待。虞賢至而後。古証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不能不報于
世澤之薄而
王之難也此
善引之于道
也

沈鼎新評就
知親中自有
畏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幾。

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

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則木也。先傅直木，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朱長春評傳
馬棧工于旋
粟和工于順
美浩滑乎工
子下士此小
問之雋言與
澹澹古音語
自謂芳芳不
古

經總評先愛
先定語窮源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

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

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能

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

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沈鼎新評君好善名方能除苛疾去虛賢祝鳧可謂善導

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泚。古。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梅士享評昔衛懿公為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于

肝自剝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永兩喻即隱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甲守禾之和用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不策則隱之材

三。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皆不滿足。

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

救而莒人。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持。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胡絹切。目搖也。乎

何其孺子也。駒駒。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關然止。瞠然視

關。住立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短耳隰死而三賢進五公子爭國而霸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亦奇詭

沈繼祖評仲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波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張榜評後在仲後何以云

梅士享評以管子之才而不難師。管子詩曰。采薪采薪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于戰。于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人爲于國多。戰功日多。言於于戰。國于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李泌評善子
料事

楊慎評言脫
于口不郵而
傳蠅為兒竹
為蕭可畏哉

管子卷之六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
 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
 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
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當來少馬東郭郵至桓公令饋者延而止饋謂贊引
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
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安能防之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
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縗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
盛故其貌豐滿而手
 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
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
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
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
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十六終

寬政庚申

管子卷第十六終

